



榮譽文學博士余光中教授授讚辭

超逾半個世紀之前，福建廈門有一位少年，在一九四九年夏，辭別故土，前往寶島，當時佇立船頭，回首眺望，鼓浪嶼的旖旎風光，猶歷歷在目，此去的前程，卻渺不可測，徬徨少年的心中，乃不禁愴然，「自此一別，何日還鄉？」眼前的錦繡大地，壯麗河山，漸行漸遠，彎彎的海峽，恰似一把無情的藍刀，阻隔兩岸，相會無期。這種感時憂國的情思，自此在少年的腦海裡不斷迴盪縈繞，成為日後創作生涯中反覆吟誦的主題，懷鄉組曲的旋律。余光中多年後贏得「鄉愁詩人」之稱譽，其實早歲在乘棹赴台的旅途，海天漠漠、煙波浩浩之中，已種下了伏因。

余光中教授原籍福建永春，一九二八年重九生於南京，童年在風光明媚的蘇南吳地度過。一九三七年，日軍南侵，余光中隨母倉皇逃難，萬里尋父，幾經周折，終於來到重慶，與失散兩年的父親余超英先生異地重圓。一九三八年，他在四川小鎮悅來場青年會中學就讀。巴蜀自古文風鼎盛，絃歌不絕，耳濡目染之下，他開始對古典詩詞發生濃厚的興趣。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余光中乃辭別巴山蜀水，沿江而下，返回秦淮河畔、闊別已久的出生之地；一九四七年夏，就讀金陵大學外文系，不料此時烽煙再起，不久舉家又遷往廈門。一九四九年初，余光中報讀廈門大學外文系，短短半年間，已在當地的《江聲報》和《星光日報》上發表兩篇譯文，七篇短評，七首新詩，還包括一九四八年初試啼聲的詩作《沙浮投海》在內，從此展開了超越半個世紀的創作之旅。

一九四九年夏，余光中告別大陸，前往台灣，一九五零年秋，獲台灣大學外文系取錄為插班生，除努力學習之外，更勤於創作。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於一九五二年結集出版。海明威名著《老人與海》的譯作，於一九五二年開始連載於《大華晚報》。散文起步較晚，第一篇作品《石城之行》寫於一九五八年，至於評論，則早於廈大期間已經發軔。此後詩人曾以《四窟小記》一文，自述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即詩、散文、批評、翻譯。並自謂「以樂為詩，以詩為文，以文為批評，以創作為翻譯」。

余教授寫詩最早，產量亦最豐，迄今已出版詩集二十本，如《五陵少年》、《敲打樂》、《白玉苦瓜》、《與永瑛搏e》、《紫荊賦》、《五行無阻》、《高樓對海》等，總數近一千首，主題變化多端，包括親情、愛情、友情，自述、人物、詠物、即景、即事等，不一而足。余教授雖為嚴謹學者，亦是多情詩人，不論父母、妻子、女兒、或孫輩都曾入詩，其中尤以描繪伉儷情深的《珍珠項鍊》和《三生石》，以及追思亡母的《母難日》等，最為婉約動人。詠物詩所涉甚廣，蓮、蟬、松果、秦俑、白玉苦瓜、宜興茶壺等皆可詠可誦；寫人物則中外名士，先賢朋儕都是對象；愛情詩以《蓮的聯想》膾炙人口；神話詩歌詠女媧、夸父、后羿、維納斯。詩域的主題，更擴展至音樂、舞蹈、繪畫與玄思冥想，內容之豐，令人嘆為觀止，但其中篇幅最多的當為鄉愁之作，如《鄉愁》、《鄉愁四韻》、《民歌》等，形成一個傳誦兩岸三地的系列，不但為作者贏得「鄉愁詩人」之名，且有十多首譜成樂曲，作曲人包括楊弦、李泰祥、羅大佑、馬水龍、王洛賓等，而《鄉愁》一首，更轉載



千次以上，流傳最廣。詩人之作，以詩體論，短者十餘行，長者逾百行，或工整押韻，更錯落有致；以風格論，從早期的格律詩，經現代化的醞釀，再轉為虛無時期，新古典主義時期，民謠風格時期，而至歷史文化探索時期，則迭經變遷，不斷創新。

余光中教授的散文，結集出版的有《左手的繆思》、《望鄉的牧神》、《聽聽那冷雨》、《青青邊愁》等十餘冊，起步雖較寫詩約晚十年，但作者自認「在散文藝術上的進境，後來居上，竟然超前了詩藝。」其散文風格絢爛多姿，正如十九世紀印象派大師的調色板，從莫奈的流麗秀逸到梵谷的遒勁激越，一一呈現。其內容的題材，則更變化無窮，有短短數百字的小品雜文，長逾萬字的大品散文。作者筆下，抒情與言志並重，知性與感性交融，時而幽默機智，文如其人，時而陽剛壯烈，氣勢雄偉。自寫實敘事，到玄思奇想，包羅萬象，難以盡述。余教授的散文，從初期以左手所寫的「詩餘」之作，到六十年代中葉的《鬼雨》、《逍遙遊》、《四月，在古戰場》等，在「速度、密度、彈性」各方面已臻成熟。作者驅遣文字，得心應手，並欲「剪掉散文的辮子」，把「倉頡的方磚」，投入「陰陽的洪爐」，以熊熊烈火，煉出「女媧的彩石」。余光中的後期散文作品，如《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憑一張地圖》、《隔水呼渡》、《日不落家》等，醇而不肆，返璞歸真，進入更為高遠澄澈的境界。

文學批評的範疇，余光中教授於文學史、文體論及作家論等，均極有心得。其評論以詩為主體，兼及散文、翻譯、語言、繪畫，常以詩心史筆，索古探今，兼及中外，而時有創見。他的詩卷文集及譯作的前序後跋，往往是氣勢磅礴、大筆淋漓的宏篇巨構。中年以後常應邀為友儕新作撰寫序言，常能宏觀該書所屬文類，追本溯源，成為書評。他的評論文章，不但見解精闢，且筆力雄健，罕見時下學者濫用專門術語及西化語法的陋習弊病。余先生歷來發表的文學批評，有《掌上雨》、《分水嶺上》、《從徐霞客到梵谷》、《藍墨水的下游》、《含英吐華》等，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井然有序》一書，則為序文專集。

余光中教授對翻譯亦十分重視，雖自謙翻譯只是「寫作之餘的別業」，然而這別業餘緒，比起許多當行本色翻譯家的成就，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余先生認為要成為出色的翻譯家，必須兼具學者之識及作家之才。他畢生勤於筆耕，不斷創作，但於翻譯亦起步極早，在其長逾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之中，翻譯與創作就如兩股堅韌不斷的錦絲，以梅花間竹的方式，瑰麗斑斕，織出巧奪天工的雙面繡。余光中的譯著，涵蓋極廣，外譯中包括《英美現代詩選》、《土耳其現代詩選》等，中譯外則有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選》），Acres of Barbed Wire（《滿田的鐵絲網》），The Night Watchman（《守夜人》）等。翻譯小說則有《老人與海》，《錄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梵谷傳》。戲劇則有王爾德的《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及《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余光中翻譯的小說與戲劇，在其文學的版圖上，不啻增添兩幅新闢的領土，從而拓寬了創作的疆域。余教授對翻譯態度嚴謹，見解卓越，多年來以傳播文化、譯介名著為己任。他的譯品，極有風格，可以「聲色俱全、神形兼備」來形容，譯者對音律節奏之感，色彩變化之美，十分重視，並始終保持「中西相融、文白並進」的特色。



余光中教授為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愛奧華大學藝術碩士，曾在台、港、美國各地任教大學。一九八五至九一年出任高雄市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及外文研究所所長，其後並任該校「光華講座教授」。自一九九五年起迄今，他又出任蘇州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等十多所著名學府之客座教授。余教授在學府與文壇，享譽均隆，曾獲多種獎項及學術榮譽，如國家文學獎之詩歌獎、吳三連散文獎、吳魯芹散文獎、時報新詩獎、高雄市文學成就獎、及霍英東成就獎等，並四度獲頒台灣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兩岸論述余氏的專書亦有十五部之多。

余光中教授於一九七四年至八五年間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是他文學生命中的香港時期，創作生涯至此進入高潮，佳作紛呈，收穫豐碩。此外，余教授教學與研究並重，在中大十一年，培養出不少日後於香港文壇嶄露頭角的新秀。九十年代余教授多次重臨中文大學，擔任訪問學人及國際研討會主講嘉賓，踏入二十一世紀，更為中文大學文學院主辦之首屆及第二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出任決審評判，對推動青年文學，弘揚中華文化，貢獻至鉅。

縱觀余光中教授的畢生成就，始以「茱萸的孩子」之身生於重九，繼以「火浴的鳳凰」之稱自淬自礪，終以「火中龍吟」之勢蟠蜿嘯傲於華夏文化的萬里長空。多少年來，文壇巨匠以卓犖不凡的大才，淋漓飽酣的健筆，將密密情思，綿綿心意，縫在千疊百褶的波浪裡，經惠風吹送，盪漾到兩岸三地，甚至大洋彼岸凡有華裔聚居之處。詩人曾謂：「無論我經營的是什麼文類，其苦心一以貫之，便是對中文的敬愛與責任。」對於這樣一位詩文雙絕的大家，吾人實應心存感激之情：感謝他多年來努力不懈，嘗試不斷，以繽紛璀璨的采筆，使中文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宏美，生機勃勃；感謝他夙興夜寐，嘔心瀝血，創作出難以計數的傳世之作，令中文的精確優雅，展現無遺，使妄稱漢字落伍陳舊、不能與時並進而應予揚棄的淺見陋識，不攻自破；感謝他捍衛倉頡文、方塊字的神髓與精血，以撫慰所有以美麗母語「歌哭吟嘯的靈魂。」有鑒於余光中先生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與成就，以及對現代文學的集成與開拓，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文學博士銜予余光中教授。

此讚辭由金聖華教授撰寫